



~ 16
2791
2



16
2791
2

五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二

睢州湯 斌潛菴著

宣鎮閻梅公甫評定

同里田蘭芳箕山較

上孫徵君先生書

去冬得侍儿杖蒙指誨真切佩服無斁昔豫章見龜
山曰不至此幾虛過一生誠哉是言也亦夔來晤侍
拜手教期望之意慙慙彌篤自顧何人敢不勉勵君
山至備詢起居知道履康勝盛暑註易孳孳不倦非

昭和十九年
六月三日
購

仁智合德純一不已者能之乎今精神益健眉壽無疆孔子曰仁者壽於今益信矣亦夔見示格物說真千古定論斌竊嘗三復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解亦通透在本亂而未治節下蓋修身為本之本即物有本末之本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知所先後之知即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所以明德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修身為本家國天下為末一也此即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接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中間反覆明德新民止至善而

終之以此謂知本可見聖學入手惟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也原不得分為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新民之物也明德新民雖並舉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民未新即吾德有未明處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則格物為聖學徹始徹終工夫可知矣又舉聽訟一事蓋新民之一端而大畏民志即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直截非有錯文亦無勞補義後章如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若保赤子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處明言格物二字耳。千古聖賢心心相印。毫髮不爽。大學之格物。即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辭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晰危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格物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即至演易繫辭窮

神盡變。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無非格物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朱子以古本有錯簡為之。改正補傳。心良苦矣。然明德新民止至善。各為一傳。本末格致誠意。各為一傳。文義似為明晰。而下手頭緒反不如古本之直截歸一。此陽明古本之復誠不容已。而非有意多事。起後人之爭端也。格物之說。陽明以朱子窮至事物之理為偏屬知。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

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朱子曰或考之事
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
講論之際此與孔曰博約孟曰詳說同義固非徒求
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
序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可謂真切簡當
矣然亦未有不稽之往哲考之經傳遂能處之咸宜
者也其或汎覽博觀弊精耗神本性汨沒於汗簡竹
冊之中此則不善學者之過陽明大聲疾呼拯其陷
溺沂流窮源不得不歸咎朱子然究其爲說正以救

其流弊而非操戈後人不察或詆朱子爲支離或病
陽明爲虛寂皆未觀大學之全者也陽明以良知倡
天下功信偉矣但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而龍谿遂併
意知物皆爲無善無惡則覺有刺然不安者孟子因
性善二字費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以明此正示人
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業爲天下後世
慮者誠遠也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
動此言本自精確而龍谿之言則恍惚茫蕩與禪學
何異恐後學爲其所誤君子未免歸咎陽明也愚陋

之見不知有當否乞直示之家居人事紛擾兼差繁賦急無子弟可託不能時常相從於百泉夏峰之間又學識疎陋不足鼓舞同人振興吾道負諄諄提誨之意實切悚懼韓子新約明歲請台駕過河爲嵩少之遊伊洛之士皆將負笈相從倘如其請真千古盛事也宗傳念菴諸文愚意止存其論學語前後叙次皆可刪去蓋此書原爲明道非選文也如何里中有田生名蘭芳字梁紫習古文辭近復潛心理學久欲攜衣從遊以舌耕商丘未得如願謹先以姓名達之

座右睢陽人物誌繁雜已甚失實者多未敢呈覽止摘出數公皆學問事業確然可入中州人物考者寄上商丘劉山蔚名榛好古君子也寄其家傳二冊其意欲人物考附以列女庶闡芳藉以不朽也舍親袁生名賦諱字仲方嚮慕高風慨然有立雪之意賦詩四首呈覽觀之亦足見其志矣臨啟不盡瞻依

以古本大學爲直截以陽明爲大聲疾呼拯其陷溺非今之借朱程以相詆毀者比

梅公

條理綜密在先生定有心得愚見地未及乎此強

同則近於傳會致辨則心無別解姑記所見以誌
講貫不誠之愧也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斌庸陋無似得侍起居仰見先生動靜語默無非道
妙一堂之上太和元氣朱公揆見程子如坐春風中
景象不是過也更蒙提誨諄諄示之以體用之大全
易之以責任之難諉自此以後夙夜砥礪斷不敢時
刻稍懈以負真切指授之意別後三日至內黃晤仲
誠任道之勇求道之切今日罕見其匹得此良友殊
爲欣慰與君僑同訂理學宗傳挑燈商確常至夜分
窺管之見不敢不竭但學識疎淺錯謬恐多爲惴惴

不安耳。先妣傳刻完呈上十本附此陳謝。臨楮不盡
瞻依悚切之至。星聚堂記錄稿奉覽乞付之駸臣

真實語不用粉澤

梅公

操存之密於尺幅見之勿謂常談咀之自有餘味
不敢時刻懈任之勇求之切爲學之功外於是乎

上徵君先生書

春仲在夏峰承先生飲食教誨感何可言。近覺從前
悠忽度日未有精進工夫。遇事拂亂不能做得主定。
痛自警醒。總是集義工夫。有疎應事接物以至暗室
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能快足而氣餒
矣。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
流通。若稍有夾雜便成隔碍。稍有虧欠便不克滿。安
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
如日月經天。正是真精神。不可磨滅。然真精神正是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此道。見得真。自無歇手處。孔子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未嘗住手。若說有住處。便非乾健不息之體。學者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自暴自棄。然工夫談何容易。人自有生以來。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乖正。抵當最難。一事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謹。遂成墮落。爾室有愧。夢寐難安。孟子牛山諸篇。真令人如冷水澆背也。此斌近日體察較前稍真。不知有當否。乞明示之。過陳留。晤心周。設榻爲竟夜之談。言言真切。不作一體面浮游。

語而善氣虛懷。令人佩服。真悔過之。之晚同志之友。最爲難得。相去百餘里。便同咫尺。相約以後。不時往來。互相砥礪。夾輔有人。不勝欣躍。先生五世一堂。大德遐福。古今罕觀。俚言一幅。自愧淺陋。不足稱揚。萬一適遇蓋臣之便。藉手獻上。臨風依依。不盡鄙懷。讀此等書。覺昌黎原道廬陵本論。皆文字也。梅公此先生初見夏峰時証悟也。

九次主府長夏制訓而計也

前此善齊賢自漢取直魏習本循言文字也

一節此論引之要操手爐土氣風分對不盡

然張顧古今罕聞焉言一節自謂外學不

亦正其本誠大誠言人不以對難其正也

言其善其善其善其善其善其善其善其善

言其善其善其善其善其善其善其善其善

再上孫徵君先生書

去歲侍几杖甚蒙策勵別來倏復一載未能尚使修
候瞻仰函座不勝依依某賦質庸劣年來因敝州苛
政駭人聽聞人心洶洶不能自安既挽回無術而又
不能漠然此心遂為所動思以魯齋之賢當時河內
有苛政惟有避地一法既力不能為徒累心無益又
思孔子畏匡尚不動心何況今日總由見理不明故
主心不定杜門靜坐體察天理久之覺一切外事可
驚可駭皆屬平常如疾風陰霾不過一時即至變出

不測亦自有道理處。置此心遂覺洒然。拂逆之來。漸不至擾亂。至若遊行自在。獨往獨來。斷斷不能。每見先生事務繁沓。天真湛然。因物付物之妙。心甚企慕。不知何以臻此也。今章君攝篆。以經術爲吏治。中州人心稍安。奈不能久。借寇君何。承諭洛學編。前河道邵公亦有字言及。某近苦經書訓註太繁。論說不一。雖反復翻閱。終無心得。欲斟酌先儒之說。平心理會。聖人立言之意。不穿鑿。不附會。定爲一編。五經中易與春秋爲難。故先治其難者。此非數年工夫不能。

草草脫稿。今奉先生命。欲暫輟經書。從事洛學。但敝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示。前君僑曾言及此。如有稿本。乞發下參酌。庶可早竣事也。去歲歸家。作五世一堂古詩一篇。適高蓋臣至。言卽往謁。隨託代獻。不知曾塵覽否。十一兄命作先生像贊。先生道德純備。非末學所能窺測。勉搆數言。伏求教政。天氣漸暑。惟節勞怡神。爲道保重是望。

前半卽孟子三自反之義。以之處已處人。真大學

問 梅公

前幅一段卽孟子所言動忍之學冰霜中青韜挺
然方見後凋根器先生可謂終始無負斯言

與田箕山書

歲前聆雅誨甚慰渴懷以節近匆匆未得久畱期新
正奉邀茅齋樽酒細論至今未見惠臨不勝企望某
庸劣無似昔與曹厚菴魏環極諸先生遊稍稍聞其
緒論謝病歸田實欲與同志共証斯道吾州英俊頗
衆肯究心聖學者亦未多見夾輔無人遂因循偷惰
幾至淪落時一猛省爲之惕然蓋師友講習爲益最
多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道與師友講明一
番則此心光明一番蓋講學爲己非爲人也古人尊

師取友。豈徒為聲氣哉。近世聖學不明。談及學問。便共非笑。不以為立異。即以為好名。不知立異好名。誠學者之弊。而本體不明。工夫無序。雖剽竊前言。往行終是不著不察。終不免為義襲。而取今世功利訓詁詞章之習。陷溺人心。天之所與我者。幾不可問。訓詁詞章。固是害道。而功利之害。為甚。今人起一念舉一事。微細追求。未有不從功利起見者。若不細細講明。未免認賊作子。足下篤學力行。某遊歷中外。求友四方。所中心嚮往者。足下而外。無多人也。惜相居稍遠。

詞章固是害道。而功利之害為甚。今人起一念舉一事。微細追求。未有不從功利起見者。若不細細講明。未免認賊作子。足下篤學力行。某遊歷中外。求友四方。所中心嚮往者。足下而外。無多人也。惜相居稍遠。

此。自。考。便。是。拔。本。塞。源。之。學。

洗。髓。刻。骨。不。留。道。避。人。能。以。

是。何。等。虛。懷。實。修。

不能時。時請益。恐志氣昏惰。無人警策。行年四十已非少壯。可比。實實望足下脫去形跡。不時鞭策。來州則設榻茅舍。面賜指誨。勿存一毫情面。即不能常會。手札相商。亦不得將就許可。孔子曰。朋友信之。面是退非。非信也。一毫不信。非友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非朋友。講明不能各盡其道。故朋友之倫。所以經緯夫四倫。猶五行中之土。五常中之信。故願與足下有此一大倫。勿如世俗。但有朋友之名而已也。吾郡先哲。如軒介肅。呂司寇。沈文端。宋莊敏。楊晉菴。皆一代

偉人海內共知。孫先生已採入人物考矣。外此或德行節義文章政事。雖不能如數公之顯著。亦不可沒。沒者皆乞多為搜採。但期真確。不可如郡志之濫耳。人物考內。原無烈女。欲請孫先生增入。如得其詳。更乞錄示。此亦某之所急欲得者也。草草奉復。不宣。

一念功利便認賊作子。如聞清夜晨鐘。

梅公

期勉肫摯。正見為學精勇。愼念昔者。忽生零雨之痛。提攜無人。恐遂淪落。亦惟早夜自礪。以終嘉惠而已。

答田梁紫書

昨承台顧。匆匆言別。居止稍遠。不能時聆教益。每有晤會。又常草草錯過。未獲實實考究身心。與世之往來。徒了人事者。無大差別。遠如朱陸。近如龍溪。念菴。析疑辨惑。絕無一毫蓋藏。我輩似當體此意。伸誠為學次第書呈覽。餘容面悉。

數語耳。相期實深。

梅公

先生教我深矣。因病之藥在身體。康強未必知為當服也。

與劉心周書

昨過莘野連床對語永夜忘倦年兄體道切深氣象
光風霽月而論學真切懇至不作一體面浮游語弟
骨力脆薄正苦夾輔無人日就昏惰乃於同里同年
中得同志良友可以時常切磋何幸如之以後凡遇
便即求賜數言策勵弟偶有所得亦隨便求教必實
實體勘入微江村先生曰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舍
糊歸依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入字着脚
真實理會做工夫晦翁於象山之外不再許人良有

由也白鹿講義一冊呈覽臨楮瞻企不盡

此取友實際語所以居五倫之一也 梅公

期望切至具見進德之勇標江村先生之言正是
示人致知誠意之方

答褚懷萬書

此道無古今無聖凡人可以自盡然須先識本體
 識得本體工夫已在其中矣不然終是習不著行不
 察終是義襲而取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人
 以講學為立異好名不知師友講論一番則此心光
 明一番乃為己非為人也古人尊師取友豈徒為聲
 氣哉胡敬齋先生踐履篤實與月川可相上下至於
 發明道體有功聖學似難與考亭姚江並故孫先生
 列之明儒考中與康齋白沙同為一編位置或亦不

錯

余嘗欲人即姚江之功以驗姚江之學不得輕為

議論今先生直探其學之源益服其細心理會

公

於此見先生之仁

上郡守宋公書

秋深氣爽萬寶告成執事福履其旋應與歲功並茂
 扎在幘幘殊切欣慰續冊一事仰荷嘉意釐剔真利
 澤無窮睢士民銜恩不朽者也報竣之後聞復駁回
 即向趙尉處取鈞票公閱仁言利溥不禁加額相慶
 吾睢何幸得執事直究利弊之源為吾儕子若孫計
 永久也獨至徭役大軍不折一語則不能不竊有請
 者睢陽衛地共有四項曰大軍曰新增曰餘屯曰徭
 役弓口惟徭役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其起科獨少

大軍新增餘屯三項總以三百步爲一畝約計小地十畝折行糧地八畝猶之州地之二畝折一畝商丘等縣之或四畝折一畝或三畝折一畝之不同雖創始莫能詳求而奉行業已久遠此前代二百餘年之遵循亦我

皇清定鼎來所率由而未改者迨庚子辛丑間蠹書詭影過多錢糧難敷遂有以大軍三項強作小畝派糧者是名爲擠地年來追比不前逃亡相繼上以悞官下以病民幸執事犀照破奸杜絕永弊真萬民更

生之會也而衛書輩久蠹其中視爲利藪擠地旣久而詭影愈便故朋謀密議必不肯盡行清楚今乘鈞票一言遂公然號於衆曰大軍與徭役一同不折已奉本府明文矣竟將肆行徵派士民曉曉莫知所由某等深知執事軫念窮黎之慈衷與釐奸剔弊之盛心必不令蠹書假借使版籍紊亂士民無所控愬故敢合札奉啟以仰副見委諄切之意乞發鈞示令各項地畝槩從舊例不得那移紛更庶里役無以借口矣總之衛地自經丈量之後花戶與地數皆可按籍

而求除徭役一項外。凡軍新餘屯。查續冊內小地十畝者。赤歷內註地八畝。小地一項者。赤歷內註地八十畝。則從前之擠地自去。而當年之舊例自復。在蠹書之言。必曰依小畝則足額。依舊例則不足額。不知地猶昔日之地。本朝賦役全書額地額糧。悉依故明之舊。昔何以大畝而足額。今何以必擠地而後足額。此非詭影之地多。卽續外餘地之未報。前屢奉明示。令花戶自首四隣舉報。不啻墨盡穎禿矣。今竟有花戶報冊在官。而里書遺失無存者。夫欺隱而不報者。

責在花戶。已報而遺失者。責在里書。里書所司何事。託言遺失。果否出自無心。總之不欲地畝清楚耳。某等以爲詭影之地。續外未報之地。未有里書不知者。總責里書勒限清報。期於大畝足額而止。旣無虧於國課。復有利於民生。澤及千家。恩流奕世。州士民惟有焚香頂禮。效九如三多之祝而已。事關民瘼。伏惟鑒照。

脫漏戶口欺隱錢糧弊在里書與吏而害則在小民言之有隱痛也司牧可不上聞乎

梅公

明言利弊如指諸掌

上糧道張爾成公祖書

客歲奉謁。荷蒙雅愛。古道交情。近今罕覩。漕米舊例。言收官解。去年蒙執事軫念。焚黎准解。原徵漕銀。發灘役代買。官吏省盤費之累。士民免接濟之害。造福地方。功德無量。格外之恩。何敢再望。然今歲時勢。更有不同。某誼切桑梓。不能不再為禱頤也。去歲止州判丁憂解任。今歲吏目亦緣事斥逐。衙官之署。空然無人。萬不能官買矣。外此里下代買。既干功令。惟有差役買米一法耳。凡茲胥役。有何才識。見利忘身。比

比皆然。若領銀到灘。任意花費。正額漕銀。必至不敷。欲另行賠補。官吏無點金之術。卽追比原役。而花費者不能復還。敲朴終屬無益。若加派接濟。則旱蝗告災。窮黎難堪再剝。况目下協濟桃源派柳六萬。隆冬守候河干。顛連萬狀。真仁人君子所惻然憫念者。接濟之說。固執事之所嚴禁。卽時勢亦所萬萬不能者也。伏乞准照去歲例。將額銀解上。發灘役代買。庶胥役不得借端分費。里甲不至重累。卽某伏處鄉閭。亦同農夫野老。歌頌弗諼矣。

義者權宜之謂。若執而不變。非義也。因時制用。妙得其宜。梅公

如伯安江西諸示。顯易切當有用之學也。

與管河郡判馮公書

桃源協柳一事蒙執事嘉惠窮黎就近設厰省轉運之勞九屬受恩無量睢州派柳六萬遵奉嚴檄俱已星速上納但梢數繁多限期迫促採辦運送晝夜拮据亦不能給某等誼切急公反覆籌畫有一通融之術實官民兩便之道敢冒昧竄陳希賜採擇焉睢州舊有柳梢約四萬有奇久貯河干年來疏濬得宜宣房無恙今協工告急似宜載運前去那緩就急旣以慰河臺西望之意復以見執事救助之功新派柳梢

接續上納報完協工之數既足仍補完河上舊梢以備萬一之用在執事不過畧爲通融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之苦不然限期逼迫勢難周轉鞭笞雖施亦鮮成効執事天地父母之心諒必惻然動念也如曰枝梢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枝梢與他項錢糧不同堆貯河濱日久亦漸糜爛存之數年竟歸烏有誰非百姓脂膏何忍聽爲棄物若一通融不但有益東工且本地收以新易陳之効執事福德鴻厚自是平成永賴卽或培固隄堰爲預防之計而

舊數依然新陳較勝况士民孰無本心感恩圖報方銜結不遑踴躍歡呼上納更自敏速某等窺管之見不敢不竭伏惟慨諾幸甚幸甚

宋文中最愛曾南豐救荒議斟酌盡善非紙上陳

言此書何減南豐

梅公

利害言之鑿而通暢和婉更傾人聽陸敬輿李長源之論事不能過也

此段文字極其隱晦，似有指涉，然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其內容可能涉及對心學或理學之論述。

答耿亦夔書

昨辱賜顧言下直截了當無葛藤回互之病真任道之器也復承手教字字真切且虛懷可挹不勝佩服慮把持不定及事物雷滯累心具見工夫近裏着力非從事口耳者比愚以為學者當先明心體心體既明日用間只用提醒法使心常在莫令昏去自無閒思雜慮不用把捉若把捉反添一念越見雜亂矣朱子曰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又曰心只是一個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個

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又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只着些子力去提醒。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合三說觀之。大要可觀矣。朋友講習。最為得力。常常對正友講論。妄念自無由而生。朋友難得。又不能常相會。同里有一田梁紫。又設教商丘。數月不能一面。此君是真用功心身者。異日相遇。幸莫錯過耳。孟尹玉年翁見賜雲浦先生年譜。深感厚意。幸代致謝。臨楮不盡願言。

心體一不提醒則放矣。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正

是此意。楊公

所謂心體。卽是五常。因發而驗。其離合卽喚醒法矣。若別求治心之方。恐入異端界裏去也。

此處文字太淡人其說其去也
通論以體其正當因發而得其通合明理則
其理亦
其理亦
其理亦
其理亦
其理亦
其理亦
其理亦
其理亦
其理亦
其理亦

答耿亦夔書

茅齋一晤忽忽又復經年相去不過兩舍不能時時
請益每。一念及為之惘然足下英毅篤實吾黨領袖
同人仰慕實殷承教檢得慎思一語時為照對具見
工夫之密此道惟在人所不見處用功離了事親從
兄處事接物何處討本性着落離了戒懼內省何處
討復性工夫打併此心歸之一路久久自有宇泰天
空景象不然欲治私而萬起萬滅之私愈不可治何
由見寧貼時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况心性之

學乎

見地切實較之敬齋白沙更有把握 梅公

精實可遵由不為影響支蔓

又答耿亦夔書

前屢承手教知用力真切循環讀之不勝佩服吾輩處世無無事之時亦無皆如己意之事物拂亂正學問得力處定靜安慮總由知止知止工夫在格物致知此知之本體是天所賦我的能致知的本領亦是天所賦的但人肯用力耳能致知則意可誠心可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此事未可騰口說亦難求速效

如此誨人可謂苦心苦口 梅公

海峽先生遺稿 卷之二
語語親切但立語頗高學者循個階級以克其節
目便於先生爲無負細味末二語須知先生原不
滲漏也

答施思山書

去歲秋杪接手教浣露讀之如侍左右至仲冬吳冉
渠公郎於書笥中得年兄先生寄札一函乃庚戌六
月二十五日書也以時計之在枉駕敝廬之先蓋六
閱春秋矣三月之內兩拜大教曷勝欣慰年兄道德
文學爲海內所宗齊魯西江壇坫相望遊屐所至樞
衣受業者甚衆倡明吾道非年兄其誰望乎弟材質
駑下不能日承鞭策此中徒懷鬱鬱耳孫徵君先生
天不憖遺已於乙卯之夏捐館舍以時方多難卽歸

窳矣。遠承慰存，併貺雙金。卽托友人寄之蘇門。其家
偶有因人受過一事，長者皆出門經理，未得報書。俟
寄到，當另覓便奉上也。子完深荷高誼，感頌不容口。
子完樸實長者，熱心爲人，多受人負，誠如台教。可謂
相知之深。聞耕巖先生卽世，此弟仰止數十年者，不
得一遂問字之願。先生晚年，遯跡空山，造詣益深。必
此是何等心腸。視人世如美與夫。切漠視賢哲。
有遺書可紹先哲年兄自當爲之表彰。若有付梓者，
精神所寄者真如蠅蛆。
求示一二。施兄虹玉工夫篤實，有真精神，鼓動後學
未易及也。聞之不禁嚮往。吾道衰頽，總由躬行實踐。

者少利慾之根，難斷巧偽之術。易工苟非察識本體，
擴而克之，終日終身綿綿密密，曾無滲漏。何由對天
質人不愧不怍，一切聰明意見，門面格套，皆是。的然
日亡悞人，一生惟年兄從直賜教，千里如同堂也。孫
先生誌銘，冢嗣委弟爲之，草草不文，奉寄一冊，求斧
削爲感。欲言百端，不能備悉。

欲求對天質人不愧不怍，方是向上一層學問。
公

末幅警人最切，精神燦煜，使讀者言下醒然。

答姚岳生書

名爾申

舍弟西旋承寄手教叙性道大原歸於太極累累千餘言詳且盡矣又惠社藝九篇皆醇正雅當反復讀之知河洛之間復有如月川雲浦者出焉吾道之幸不勝喜躍獨其文辭過恭若欲問道於盲者則何敢當此道無古今無人我象山謂東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年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學者必求得於心證其所謂千聖同原者勿牽滯於文義訓詁之末則善矣來書引朱子言人須是

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智。每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言最爲真確。仁義禮智。開眼便見。則應事接物。無非天理流行。此不是尋常摘句得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至。必須日用倫常。隨處體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力處。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纔算本體。先儒立論。各有所重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况筆之於書乎。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始爲善領略。近代一二名儒。辨析極其精詳。不爲無功。而分別過甚。反滋後學之惑。本體

未明工夫。無據卽闡盡道理。終屬門外漢。周子所謂太極。豈徒索之天地陰陽乎。亦證取人之所以爲人耳。登封與貴里密邇。逸菴造詣篤實。近聞仲誠僑寓超化。試過而問焉。必有相發明者。道不遠人。學有餘師。努力精進。仰望實切。行人勒轡相待。匆匆不盡欲言。

除却日用倫常。無下手處。如此指點。後學皆知入門矣。梅公

諸書皆有一二處最切指示。鳶魚活潑。只在目前。

惟俟人之識取無易於近可也

與耿逸菴書

初春有小札併致仲誠一函想久達座右矣嵩少之約二十年未得一遂今四方多故不敢輕言出門正未知何日能踐耳鞏縣姚岳生端謹好學志向頗正不遠數百里問學於某詢及道履頗能言其大槩雖未得立雪門下而仰止甚切某以岳生密邇講壇宜奉教左右不宜問道於遠相畱二十餘日以聞兵亂辭歸今後學苦於無志言及此道不驚駭則非笑之矣能徒步往返八九百里降心執弟子禮此其虛懷

非近世士也。愧某無以益之。先生學術行誼爲人倫模範。鄉里後進尤宜獎掖。惟進而教之。異日當有成。就徵君夫子夏峰建祠。某有小引奉啟同人。想已傳致。惟鼎力倡率爲荷。志學會約呈覽。敝郡同志如徐邇黃田梁紫工夫可稱精進。少年中如吳子淳張珮行皆穎悟非常。此道似有興機。先生以數言鼓勵之。真百朋之賜也。臨楮不盡欲言。

將進後學殷勤不已。樂與人爲善之懷。至今可想。

梅公

冲懷仁心一時並見。正是四端。參前倚衡。故隨施各當如是。

答姚岳生書

去歲遠辱惠顧自愧鄙陋無以相助別後未遇便鴻音問疎濶西望緱嶺洛浦時切伊人之想足下天資穎異志趣高明且與逸翁壇坫近在咫尺朝夕質證其進自不容已來教慮外物牽泥私念起滅疑本真未透涵養未熟具見進修之功愚意二者實兼有之外物亦不能却私念亦未易滅此中主腦惟在必有事焉一句若丟却必有事功夫萬起萬滅之私何由可止昔王心齋先生一念愛親出於真誠久久純熟

怒心量洞明，悟性無礙，遂覺天地萬物為一體。自此
 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足下今高堂眉壽，兄弟怡怡，
 此人生最難得事。於事親從兄之際，時時要見真性，
可謂隨事指點亦可謂本
 發露推之應事接物，處處着痛癢。久之自見全體渾
原撥轉
 然。物我無間時，不可徒向古人窠臼作一場好話說
 過也。初入道怕抵當流俗，不過一切世情紛華念頭，
 纔起便當斷却。貴莊在山中，人情朴淳，勝蔽地數倍，
 為學較易。藥餌之賜，深荷雅意。逸菴一札，求面致，
 只教人於事親從兄處體勘。有子孟子可以相證。

梅公

此與論語問孝問仁諸答同意

與李襄水書

足下正學強骨。清操長才。天下無其倫比。邇年以來。一塵不染。興利革弊。造福百姓。聞之殊為欣慰。近聞均役一事。本欲拯民困苦。而守郡者輒為中傷之端。賴洪都諸君子諒其苦心。公道猶存。然時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盡賢。且人情難測。我輩愛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才常拙。任事之意常盛。而弭謗之術常疎。萬口歡騰之時。忌者即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弊去。其太甚。舉事必

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芒。異。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勿。謂。異。已。者。非。我。輩。樂。石。也。

此書當錄之座右奉為箴銘

梅公

深心苦口格言良箴

答廣文魏聞野書

聖政日新比隆堯舜待選者鱗集闕下猶念及告病官員令保舉起用
皇上愛惜人才之至意古今罕觀臣子何心其忍忽然地方官仰承德意保舉人才自是盛舉被舉者不敢日昧承當具呈辭遜亦是各盡其道難進易退古之人皆然何足怪也
皇上本意憐才而地方官不能相信遂至夤緣干求是此典徒開天下奔競之門以此起用欲受職之後

清白無欺。豈可得乎。州守程公愛賢重士。卓有古風。某所深感。恐天下如程公者不可多得耳。軍政一案。本府駁語隱隱爲此。既不能相信而欲苟且求一轉詳。自處無乃太苟簡乎。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承諭程公難於具結。某以爲仍保舉則難於具結。若以爲既有此事。免其保舉。竟行回銷。似無甚難。又承諭托人向郡守一言。此正某所以堅辭之意也。出處大節。三十年所學何事。十四年林下。只如旦暮。過此再十四年。卽成六十老翁矣。人生如白駒。

過隙。安能枉道博一區區方面哉。某昨復具一呈懇辭。乞致意程公。卽據以回報。總之。臣子諳當報國地方官相信而故辭之不可也。功令甚嚴。地方官不相信而必強之亦不可也。某之自處如是。惟足下教之。草草具復。不宣。

於出處之際。見得甚明。處得甚當。此豈肯枉道求人者。
梅公

光明洞達而無一毫矯激。方是任理不任氣之學。

答張仲誠書

劉仲藏至拜讀手教甚慰渴懷聞先生久寓超化往來嵩少與逸菴印證所學此吾道昌明之會借保舉一事作合真奇緣也來書云存心必實見所謂心而存亦不虛養性必真知所謂性而養自不眩諸語可稱透宗佩服無量某竊妄意五經四書字字從原本發揮今人惟不真識所謂性故以聖道爲平實者多滯於形迹而不知聖道不離日用飲食而非粗淺也以聖道爲高遠者或涉於虛空而不知聖人窮神知

化而非虛空也。孰虛空者，固茫無把柄矣。以日用飲食爲道，而不明原本，則行不著，習不察，何由上達天德乎？程子之學，在主敬。此自己得力處，原有存養工夫在內。故其言曰：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非若世人把持裝綴之謂也。陽明致良知第是就平日得力握要處舉以示人，卽誠正工夫亦在內，亦非世人重知遺行之說也。凡真儒立言，雖若偏主工夫，俱包體用。惟大學中庸首章說得分明完全，人真信得道，不可須臾離，何時可不戒慎，何所容其襲取？某才本庸

下，正賴良友夾輔，乃相別十載，夢寐依依，不得一晤，安得嵩譚錄三卷盡付一讀，爲豁開茅塞之助乎？仲藏無事，可代爲抄寫，幸授原稿，不知可否。秦中近已大定，閩海又已廓清，楚蜀蕩平，應在指日。此番劫運既過，廟堂當有一番久安長治規模，非大賢不能任此。且難進易退，固士君子之節，而仕止久速，又有非可用人意見者。以先生今日所處，似西行在所難已。兵火之後，撫綏殘黎，登之衽席，亦我輩快事，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警醒處直截了當包一部中庸在內 梅公

論學術論出處講習之說孰大於是

答李襄水書

聞足下遂動拂衣之興。果爾使生民不得被大儒之澤。似不可也。然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在危疆。委曲擔荷。方圓並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為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時艱。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為。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為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

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故某不敢爲執一之論。畧布區區不盡。

說得兩下分明而筆意在宋元間

梅公

圓瑩無滯非模稜也。如先生方可以語權。近方於紛靡轆轤中稍識下手欲有就正。昔無由訪先生於千里。今無由起先生於九原。爲之嘆時命之窮。

再答姚岳生書

一別數易星霜。懷思殊深。生自前歲奉

召匆匆北上。自揣疎庸。不足仰副盛典。不謂濫竽侍從。史局重人。編摩難就。入春以來。手不停筆。衰病侵尋。支綴不易。卷帙浩繁。載籍缺畧。幸同事人多。交相策勵。大約明歲春夏。草稿報竣。或可乞身耳。耿先生力任斯道。河洛正傳。爲之大振。不禁神往。足下朝夕請益。當有心得。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復尋繹。一一體會。上身來。久久得一貫。

通處是真主腦。先聖先賢無閒言語。句句是要義。只被千百年來皮膚訓詁埋沒。令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意中發出來的。都晦昧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一。所以學者靠不得書冊。却離不得書冊。離不得師友。亦靠不得師友。惟得之難。此理斯真。為我有故。。級。却。峻。聖人循循善誘也。觀夫子之告曾子與告子貢一貫者。可識其旨矣。

似宋儒語錄中要語 梅公

為學之上與誤學之弊一一如掇然未易會得

答耿逸菴書

前歲得讀為學六則。平正精實。次序分明。已勒之座右矣。去春復拜手教。兼惠佳詠。彼時即銳意束裝。欲尋嵩少之約。偶以事阻。未幾任修誌之役。入秋臥病兼旬。惟切馳仰耳。來札似有惠顧之意。同人無不踴躍。雖渙間得借大賢過化。何其幸也。佇望佇望。承教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執不得一些意見。逞不得一些精采。三語最為精當。某謂人生一落軀殼。便是有氣質。自有知識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習。

未易脫離。必須消磨。不使乘機潛發。本性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根株已深。力量最大。發不及覺。覺不及持。夾雜隱伏。消磨實非容易。方自以為剛毅也。而中藏客氣。自以為密察也。而實多粘纏。與人似恭敬也。而陪奉世情之意常多。論事似持平也。而依阿不斷之意時有。利心即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歿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真金。經不得烈火一煅。誠使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則本性自有明覺。而非作聰明也。本性自有正見。而非執

意見也。本性自有光輝。而非逞精采也。先生有過人志行。過人力量。某所夙夜仰止者。不能時時就正。為歉然耳。張仲老嵩譚錄。便中付岳生錄示。為感家累眾多。婚嫁未畢。田薄賦重。追呼日迫。出門既難。便鴻又稀。何時追隨杖屨。了此一段心愿也。

學道人病痛能一一指出。要知真金亦從百煉中來。
梅公

抉其弊病。示以工夫。既痛快復簡括。自是本所得而為言也。

淡... 卷之二... 三... 淡... 卷之二... 三...

答耿逸菴書

劉生至得接手翰知侍兩座某前札請教中多率易
之言所云日用動靜盡是天會流行工夫純熟後當
是如此明得盡濬濬都渾化談何容易我輩只是慾
忿窒慾遷善改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有善可遷
有過可改便是學問進益處此心不可令昏散亦不
可躁迫如養鷹如馴雉只要耐心久之上臂歸庭自
有日也承教未去窮理便說涵養却涵養個甚的具
見體認之精某思窮理功夫亦未易盡必待窮理盡

後方用涵養。何時是涵養時。窮理非空空窮理。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又曰。敬以直內。是涵養事。如此。則涵養二字。亦分不得。在窮理前後。今人把涵養二字。看得空了。故易流於虛寂。窮理是零碎積累的工夫。涵養是主宰本原的工夫。固自無容等待無容分析也。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朱子亦以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固未嘗截然分先後也。惟先生再詳示之。六則似無病也。聞修葺嵩陽書院。此舉甚善。某林居二十年。因循頹惰。虛度光陰。今

聖主下求賢之詔。大臣有以賤名誤塵

天聽。部檄已到。不能辭免。進退維谷。料衰廢之餘。不堪振拔。放歸山林。踐嵩陽之約。有日也。想榮補期近。遄駕北上。把晤長安。何如。

聖賢千言萬語不離一敬字戒懼慎獨無非敬也
學問進益處全在於此 楊公
中間語語透宗足驗進德之效

答顧寧人書

前歲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交遊名賢卽曰吳郡顧
先生品高學博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曆象河漕
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
真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晤甫草元禮往往言與
山史同某私心嚮往冀或旦暮遇之屏居丘園過從
稀簡又足跡久不及四方度無從奉教左右一旦承
先生手翰遠及若以某爲可與言者感愧何如吾道
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承諭近日言

學者溺於空虛無當。最中今日流弊。竊謂孔門七十子。稱顏子最爲好學。孔子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爲邦兩章而已。言仁以視聽言動合禮爲目。爲邦以虞夏商周制度爲準。喟然一嘆。亦以博文約禮爲夫子之善誘。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至曰一貫。曰無言。總見聖學全體大用。內外合一。動靜無非道妙。亦非虛空之說。所可假借。陽明良知實從萬死一生得此把柄。當時確有實用。今人不求所以致之之方。而虛作一番光景玩弄。

故流弊無窮。某妄謂今日無真紫陽。亦未必有真陽明也。大刻精確。有裨世道。敬服敬服。惜不能得日知錄盡讀之。何時面聆台教。聞所未聞乎。

寧人之學博綜貫串。得此更見淵源。梅公

不敢輕議前賢。正是自己體勘深至。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與田簣山書

去秋匆匆北上。雖諸同人贈言多勸勉之辭。而弟自
信疎庸。必蒙放免。不過數月。可以言旋。不成久別也。
不意被

命修史。此事古人所難。如弟即勉力為之。不知可告
無罪否。足下三長具備。無有為

朝廷言之者。可惜也。天下有司馬子長而使之逍遙
局外。則其書亦可知矣。臨時有可以請教者。當詳細
具陳。乞不吝指南。今有求書之令。郡中故家藏書尚

多有禪史事者。勸令出獻。當膺破格之賞。徐邇老。張于老。兩先生相繼作古。吾道何賴。徐先生平生不尚著述。如我子傳。與足下論學諸札。併制義數十篇。皆心力所在。可與同志商量付梓。以永其傳否。此亦有關係事。似當圖之。又李潑野夫人殉節事。大筆定當爲之作傳。乞賜一讀。都下必有詠贊其事者。非有佳傳不可。近日作何功夫。有何新作。便中統求賜教。頃接公垂札。云道體稍稍違和。想已大康。伏惟爲道保重。臨楮依依。

數語中有樂善之誠

楊公

與出簣山書

一別遂及兩載。悵望殊殷。山蔚見示徐先生制義。今又獲讀論學諸牘。與足下所叙行畧。徐先生一生學力。具見於此。誠後學所當盡心也。弟庸腐無似。濫竽史局。執筆爲之。始知才力不逮。馬班無論矣。陳承祚。李延壽。何可及哉。近見人侈口備責前人。皆坐不解事耳。張先生抱影河濱。三十年聲光俱寂。其躬行心得之妙。豈外人所能及知。但史目斷限。尚未議定。卽夏峯先生亦在商確。正可相例也。忠節門人物甚多。

不敢遺漏無問於在內在外台意具悉無煩過慮也
衰病侵尋入春過甚史事全無頭緒而告歸者已多
近於自求便安故有所不敢若史事粗就即可乞身
不能俟其成也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千聖心傳不外
此八字必須百情刊落方能證取此非實歷過者不
能知聖賢妙諦不可作語言文字觀正以此耳弟以
吾鄉禮多不經妄欲作一通俗家禮因循久之未能
脫稿今在京復不暇爲乞足下慨然任之弟得附名
卷末此亦明禮正俗急務也聞足下六忠祠前新置

一宅喜甚喜甚異日各各回家衡宇相望一大快事
也徐先生傳不敢辭稍暇草一稿請教爲道珍攝爲
望

史非易言此宋仁宗有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之
歎也 梅公



答田箕山書

六月二十八日得接五月二十八日台函言及禮文之編謙讓過甚引考亭云云以爲必有積於立言之先者然後可得而言又云是書雖以通俗爲準必當上溯古經以窮其源使人知禮所自來爲吾日用之所不可缺下酌時宜以浚其流使人於禮皆可盡不苦吾財力有所不能辦旨哉言乎非有道者誰能爲此此某之所以逡巡而不敢任此某之所以謂非足下不足任也中州之以禮自持學博綜而審權衡者

足下之外有幾人乎吾夫子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若平時未嘗講明一旦臨事即平日知其不可者亦隨俗行之蓋中無所主驟難執持也即欲執持而諱之者眾卒亦變而從之也倘如考亭言慮後日爲此病敗則亦求勿敗而已矣若慮其必敗而不爲非有志之士所敢安也凡著書草創規模爲難至斟酌損益尚賴朋友又不必太奧與則人難曉也亦不必太繁繁則人難知要也某展轉思之終以爲非足下不能任願足下留意勿讓也不然吾州幸有一

好古秉禮之君子而不能成此書則末流頽俗誰與砥乎亦可歎也史事武廟以前草稿粗就總裁日事勸講領事繁多不能專及未免有頭白汗青之嗟承諭漸入所見所聞不得誤於無稽而各極深趣三復芳規饒有餘味謝謝張徐兩先生傳自不敢忘細讀鴻篇不減崔蔡愈不敢草草惟少寬以時日當勉報命徐先生墓碣序學後錄求賜一讀夏月與仲誠論學此公真不可及崔玉階深於易理制行端方此都門良友敢附以聞餘不盡

禮失而求諸野先生之意蓋欲由鄉而達之國也
梅公

論失禮之由以見禮之當講相勉處更使庸夫亦
知自奮喫緊為人於此亦可想見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先生道德經濟清操峻望朝廷倚為柱石士林仰如
斗山凡有奏對皆國計民生賢才進退治道升降所
關至誠剴切足以感動
天心

皇上虛懷採納言無不從明良相遇天下拭目以觀
太平近復辭司寇之命請畱總憲以汲黯自擬

皇上亦嘉悅而畱之君臣相信無間三代而後不多
見也先生正色立朝百寮嚴憚所謂猛虎在山藜藿

為之不採固不在條舉一二事糾參一人遂足盡
職掌稱報効也而都下縉紳以及儒生不能盡明斯
義以為翹首跂足願聞讜論而兩月以來未聞有所
論說議論紛紛近聞有江南監生馮景致書臺下不
知曾塵清照否某未見其書云何又有云此書已達
政府呈御覽者料此言必不確而口語藉藉至有
公言於班行者某實聞之蒙先生下交二十餘年又
辱薦贖知己之感古人所重若有聞不告非事大賢
之道且非所以報知己蓋自請留任為近代不經見

之事故自處較難無再拜他官之理而總憲非久居
之地壯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順時非自任之
誼盛名難副晚節難保先生詳審之某不敢以此聞
於人也己未六月十七日

有言必期其盡然正說得委婉而持盈保泰之道
俱從格致誠正中來可為大臣金鑑 梅公

如歐文忠之論唐介剴切中風徽溫徐與尋常以
直自居者不啻霄壤 愛魏公之深期魏公之大
可謂道義盡頭之交

答劉叔續書

前榮任朱襄卽奉德音旋應 召北上未得一晤清
輝抱歉殊深敏修入都盛稱足下持躬教士桀獲卓
然日切仰止長安鹿鹿未得修候乃遠承手翰謙冲
過甚令弟致命再三嫌於自外不敢不仰成高誼僕
學無原本疎懶自廢二十年林泉與漁樵爲伍時人
以爲淡於名利似稍知道者其實不然也竊嘗負笈
百門側聞緒論學者首在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
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異端邪徑爲不可蹈其功在

主敬窮理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入道
真訣也惟在細心體認今師道久廢膠庠虛設士風
日頹振興匪易柘邑素習近古足下一稟先型以身
為教敏修刻志躬行精進匪懈敝州田梁紫踐履篤
實學極淵邃此皆可與夾輔進德十室必有忠信惟
要有真精神鼓勵多上乘彛具存必有賢者應之胡
安定曹月川豈異人任君子思不出其位毋以菑齋
冷局視為不足為與世俗同類相效也講學只在當
身說法最為吃緊下所處之地所處之時舍此而談空說悟一作一好

話頭講過終與自己無益也僕生平不敢為此學以
為今天下大病總坐一偽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
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

去得偽字方為實學此喫緊為人處也 梅公

語語真實且有次第人能如此下手又何須尋師
訪友為也

與劉叔續書

前遠承手翰更勞令弟賜顧值史局初開編摩無暇未得少盡鄙曲抱歉良深夏月張仲誠先生在京時常昭對其學真腳踏實地其要在於主敬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齊處此見仲誠先生心每便是天理別無天理只常常整頓思慮便一此一段是仲老得力處而仲老與崔玉階先生皆精於易學有心得不依傍前人制行皆端方確有把柄此當代真儒也惜仲老不免西川之行西川當有賢者待其

陶鑄不獨殘黎沐德化也。士君子行止皆關天意。非
人所能爲也。因便附候道履。拙卷本不足觀。因令弟
前欲觀。今呈覽。

是稱揚張實以指點劉當下。有兩意在。

梅公

先生無人。不以正論相告於人。一善無不逢人稱
述。足見胞與之懷。與好善之量。曼絕人區。

答黃太冲書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蕺山遺書。知吾道
真傳實在先生。當時渡江匆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
戊午入都。於葉訥菴處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
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
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脉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
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
棘後。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惠然。遠臨台
函。眷愛慇懃。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某何幸得此於

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卽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戴山先生曰。心體是圓滿的。忽有物以攬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切至之言也。先生曰。戴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真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戴山者也。承命作

戴山學案序。自顧疎陋。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勉擬一稿。請教。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多矣。忠端公集。盥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依。言不盡意。

講學人祇是說閒話。一語道着他心坎。今之開口

詆毀象山姚江者。未知具何等意見。

梅公

分別爲學得失。如辨蒼素。人勿自盲其目。以負先生。則斯道終有賴矣。

此處有極淡的墨迹，可能是另一篇文字或批註，但已極其模糊，難以辨認。

與黃太冲書

去歲承乏貴鄉未得一瞻光霽幸與長公晤對深思
靜氣具見家學有本為之一慰葢山先生文錄承命
作序某學識疎陋何能仰測高深逡巡久之竊以先
生忠誠憂國似司馬君實奏對詳明似陸敬輿骨鯁
清直似汲長孺雖未盡其用而大疑大案據經廷諍
維持國體保護正人世道人心補益弘多其學辨析
義理之幾微究極天人之奧窔此孔孟之真傳濂雒
之嫡派也某生也晚私淑之誠積有歲年但識既汚

下筆復庸俗不能稱述萬一惟望芟其蕪穢正其譌
謬不至大有乖誤受賜多矣學路久迷事事皆為奔
走聲利之場詆譏先儒樹立壇墀雷同附和不知身
心安頓何處深懼吾道荆榛雖勉自砥礪獨行寡助
如瞽者之俛俛無所適伏望時賜指南加以鞭策倘
有所進飲水思源敢忘所自文錄學案何時可公海
內蚤惠後學幸甚幸甚

於企慕哉山處卽寓自勉勉人之意閱者可發深
省 梅公

自許之謙自砥之切洋溢筆楮

白雲入牖口亦入耳耳亦入心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嘉惠良深敬謝敬謝來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與不當又自關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僕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僕少無師承長

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此足考見先生平生虛懷精詣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為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于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墻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于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與蓋天下相尚以偽久矣巨公倡之于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

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日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學之弊直被先生看破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挾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許以為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為也

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為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夫陽明之果為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為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為為人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

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為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為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來諭云：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

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此一段極平心之論極發

快之筆大似按本塞源論

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僕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成孚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日能謾罵者卽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將俎豆涿泗之堂矣非僕之所

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勤求不媿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中有名言確論自覺精神煥發

答友論學書

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傅，入仕與曹厚菴先生同直史館，得承指示，年少心粗，方畱意詞章，未能窮究根柢，泛濫先儒之說，時悟時悔，靜坐久之，覺喜怒哀樂未發時，真與天地萬物同體，日用之間，四端隨時發現，但存養功疎，故擴克無力，濂溪以來師友授受，原有真傳秘旨，不從本原透徹，不從存養得力，將先儒真切指示之言，都作影響混過，何由融會貫通，近世功利詞章之學，陷溺人心，不知天之所與我者何在，徒

襲取先儒形貌妄分畛域所言非所見所見非所履亦可怪也某日事編摩心血枯槁遙企函丈恐終無緣面覲為此生缺陷事更望時惠德音臨風翹瞻

不為影響語乃真學問 梅公

所言皆出自得惟知者辨之

答閩撫金悚存書

先生邃學宏才為中朝領袖頃者入境大疏具見振刷實政公恕嚴明兼而有之長安道上無不歎服竊

以今日吏治壞極百姓苦極有司亦困極不但八閩

為然而八閩為甚大賢風示於上自應不變然事有

難為不無阻礙要在大力深心且須去泰去甚從來

化否為泰固自有漸惟大端既正風行草偃不勞而

成固不必事事改易也海上善後之策為今日第一

要務

至尊明見萬里。廟算宏深。迥出恒人意。表此營平定但身在地。方倍為親切。綢繆經畫。期於盡善。封疆重任。惟謀久遠。畧所以為遠不在鋪張。

壯猷也

聖主緩台衡之命。暫畀南服。宵旰籌度。良有深意。固知姚宋韓范併於一身。非先生不可耳。某才本庸菲。承乏史局。晝夜編摩。心血耗盡。自五月十三日。復奉命進講內廷。至七月內。改講期於啓奏之前。每日五更入朝。昧爽進講。無論學術疎淺。不能仰助高深。且年力衰憊。史事方急。形神交瘁。枝梧無術。雖一切處

酬盡行謝絕。恐終不能無負。

主恩知己之感。切於中懷。故不禁言之。觀縷南方風士異宜。伏惟珍攝。不宣。

先生胸中具有成畫。故能期月政成。至其箴規處。

深得致治之本。

梅公

極老成練達之言。當事必能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仕常熟惠政治於人心以催科政拙例當左官士民
千里詣闕號泣請留舉旛相約輸納恐後數載逋賦
一朝報竣三吳縉紳嘆爲從來未有部議還職再補
南漳地最荒殘境逼巨寇招撫流移訓練鄉勇養民
教士具有成績督撫擬舉卓異而尊鱸興思遽賦歸
來居鄉杜門却掃絕跡公府宦旣不達家徒壁立惟
訓迪後進敦尚躬行誠盛世之循良儒者之卓行古
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若斯人者以之俎豆鄉賢使
後人有所矜式實大典之光也門祚衰微恐無由達

之執事某知之最深故敢爲發微闡幽之舉惟冀博
採輿論慎而行之幸甚

余聞之虞人至今俎豆湯令不衰此豈阿所好者
梅公

不阿不隱於此見爲已之切亦於此見好善之篤

與王抑仲書

去歲以使事出都未得少盡鄙曲爲之歉然歸來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旣而知立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旱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爲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睹矣足下學有源本才足經世今日乃兼善天下之始也某匏繫鉛槧不

能躬聆絃歌。此心飛越。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為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先。生。愛。人。無。已。之。心。與。傳。道。無。人。之。憂。隨。遇。而。見。如。此。若只為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牛。特振興無人。遂就頽廢耳。此亦天意之所甚惜也。更聞勇於拔薤。疾惡過嚴。此自初政。尤。是。對。薤。然親民之吏。慈惠為上。民既向風。威嚴宜弛。愚者千慮。或可一採。治行卓異。不拘俸次日。

晚內召梓里藉榮翹望翹望

古來循吏只要盡得教養二字至末幅教以慈惠

旨哉仁人之言 梅公

善與人同之量令人欽挹無盡

與杞縣令書

長安晤對退而自喜不謂斯世復見龔黃別後音問
疎濶時切懷想偶有便鴻附候與居劉文烈公理學
節義彪炳宇宙後嗣守其家學閉戶甘貧文行可稱
曾孫忠昆相見京師接其言論朴誠可掬令人想見
名賢家法篤念賢裔扶植衰微古道於今非大君子
其誰望乎 聖朝表勵忠節卓冠百王文烈公旣荷
旌卹輝煌史冊四十年來墓碑未立後人過之幾不
知有斯人之墓亦地方之闕典也伏望與紳士公議

卷之二
勒片石以誌不朽。此近世所視爲迂濶不足爲而先儒以爲知務也。伏惟垂察焉。

近世先儒二語真先得我心矣。梅公

語不苟發

答沈芷岸書

去冬匆匆一晤未得罄展積悃。別後企望雲帆不禁耿耿於懷也。今春閱邸抄知酉闈得雋者六人而道丈拔幟先登曷勝欣躍更獨荷

聖恩簡授中秘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不佞得以一日之雅藉光無旣然初入仕途擇守宜慎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難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道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相競躁進前輩典型昭然可見署中堂聯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

母才勝德真座右銘也幸勉旃而已江左繁劇甲天下衰年處此實非所宜夙夜鞅掌日無寧晷久欲修賀遷延未遑想蒙垂諒也

苦口良藥誰肯道及此 梅公

中有實際為人語可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答王世兄書

去秋遠承賜顧匆匆言別未能略展寸心媿歉何如某謬以庸菲處第一繁難之地救過不遑惟恪遵功令夙夜不怠天鑒民瞻時凜於懷一載有餘未嘗敢與鄉士大夫以書札相通吳中多貴游亦無以私相干者某何敢以已所不欲施之於人且自破藩籬將來何以自處故萬萬不敢也今

聖主振興文教特簡學使一時諸臣無不爭自濯磨况貴鄉以名元賢侍御處孔孟之國自當一秉至

公洗從前之陋副

當守之心士君子苦志誦讀自能邀其鑒拔若稍存

他念則志意不立此亦不易之理但人不能集義養文筆必弱反失之矣故惟患學業

不精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為詭遇聖賢之道

實實在此某年來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力見此理

頗明因感師恩不敢不以誠告惟世兄稍賜垂察毋

為世俗之言所移也

於師門能如此教誨是真不負師恩 梅公

霜嚴冰潔想見先生鐵面剛腸讀之不以為迂濶

無情其人便可與立

與魯敬侯書

與魯敬侯書

吳門晤後不謂遂成遠別太翁先生台履康勝道丈
左右承權其樂何如山中歲月未可虛度潛心經史
務求明體適用濂洛以來大儒之書細細窮究戴山
先生典型尙在黎洲定菴學有淵源虛心請教必有
所得古小學先儒講學之地也與同志君子相商興
復士大夫居鄉興學立教變化風俗是第一要務但
要實從立德明道起念勿存聲氣名譽私見成已成
物皆性分中事不可錯過此生負天地生成之德也

子閔端品清修。真誠君子。正當交相砥礪。以聖賢相期。士立志要高。不要卑。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無志。今世士大夫以古道自持。不追隨流俗者。如道丈蓋不多見。不佞實有厚望。故敢畧陳其愚。不佞二十年林下。以文史自娛。實無心得。草草復出。謬承

主恩。涓埃莫効。殊可媿也。每日黎明侍 青宮講席。風雨寒暑。未嘗少輟。學術疎陋。老病侵尋。何能仰助高深。擬於明歲舉賢自代。乞身而歸。未知能如願否。

耳、

振衣千仞自能俯視一切 梅公

布帛菽粟之言用之皆可有效。但人以文字視之。反謂不及雕績繪藻耳。

答孫記瞻侍郎書

淮陽水患下民其咨先生忠誠體國正學宏才爲
聖主特簡拯茲昏墊君臣一德動與天合自當立奏
平成萬世永賴奉別數月未敢以片牘上達左右以
先生勞心疏淪恐煩清聽也遠接手教仰見大君子
慎始圖終大業出於小心非時輩漫無遠謀者所可
同日而語某愚昧無識未嘗久習河務何敢妄言然
既承下問不敢不竭鄙見狂瞽之言惟賜採擇焉下
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匪自近年先祇因

卷之二
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漕隄潰決因而閘壩多開
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暫時之漕不為水求歸宿之
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為巨壑矣

皇上南巡親見下民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之中真若
痲痺在身此天地覆載之心也即堯舜之憂勞洪水
大禹之饑溺由已何能加焉今欲開海口以治下河
皇上之意固專在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
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為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
沐陽安東等處諸入海之路濬印川減水壩俱建於

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閘壩之水

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此正言其病淮湖之水日增日漲河流帶沙

湖底漸高清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

逼淮刷黃寧犯大忌浮議沸騰而不敢輕開尺寸者

而今竟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以三十六湖之水盡注

漕河漕隄安得不危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壩以洩

之其意以為漕隄不潰則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

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

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

卷之二
綫漕隄勢必大壞。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已也。實所以為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壩，必先閉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壩。黃河南岸有毛城舖，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王家山以下一路，減水閘壩不可稍閉，免洪澤湖之泛濫，墊淤且留以蓄水刷沙乎？自碭山以下至清河，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將來正河運道不有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壩比

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歸漕者常盈，今何能盈乎？此上河之可慮者也。河督之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從而議其後者耳。愚因於會議向中堂九卿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日之用補歸咎於前日之誤洩。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者，用大黃芒硝後應用參芪桂附者，用參芪桂附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

豁疑衷從長計議為國計民生圖永遠之策此出自誠心而不謂河督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當在范公隄外此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碓丁溪等口開通一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舊形當漸露再尋訪所謂射陽德勝平望喜鵲諸湖舊迹而以開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再由湖歸河以入新開海口條分縷析脉絡分明即大禹治水亦不過如此若曰一開海口而遂使下河盡為平陸焉萬萬無此理也故目下不在減水壩之塞與不塞而在

地方官不肯盡心相助呼應不靈人夫物料恐難奏手耳若諸事湊手即當盡心嚴督工程勿惑浮議成大功者小小願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定算偶爾勝負何足憂喜如奕棋然當爭全局一着二着何足較量下河苦水久矣今歲之旱乃偶然耳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大疏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故鑿鑿如此非如他人紙上談兵也只此一言便是治下河定算矣

皇上神聖不世出之主。滇黔閩粵指顧蕩平。海外自古未入版圖之地。皆立郡縣。漢唐以來。從未臣服之國。盡來歸附。豈淮揚近地。開一二湮廢之河道。以救數城之殘黎。發自

聖心。特遣部堂爲臣子阻撓而罷。以爲

聖主之心。能晏然而已乎。故減水壩不可塞。則海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愈大。惟先生斷然持之耳。某以爲成功可操券而待也。歲序聿新。藉便恭候景福。臨楮匆匆。語無倫叙。伏惟鑒

原不盡

此事非紙上陳言可了。亦非藥二賈之餘論便稱

良策。中間補洩之喻。殊爲痛快。

梅公

明畫如指掌。立言旣慎。用意更厚。謀國老成之見。

此處有若干行非常清晰的文字，但內容極其模糊，難以辨認。可能是因墨水褪色或印刷質量問題所致。

春王正月辨

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
洞。見。弊。源。
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註春秋者不下數十家。
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
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
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
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宋蔡仲默、魏
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為確不可
何。等。省。事。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易而余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

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為建酉月故雨雪為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獲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衆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為周

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月亦繫之王見丑月為周之二月寅月為周之三月非同於殷正同於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之為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或曰四時之序夏正為善周公大聖人也以冬為春可乎曰陽明言之矣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陰生而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何不可之有胡氏泥於

冬之不可為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為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為見於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為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為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為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於正朔者。孔子為當時諸侯強橫。大夫陪臣僭亂。而

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為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為垂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為下不倍之戒矣。更折得倒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為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為正月。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

敢以周正月為春以周正月為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曰豳風亦周詩也。何以用夏正。曰周之先世以農事開國。后稷公劉以來。固虞夏商之諸侯也。為虞夏商之諸侯。必用虞夏商之正朔。且豳風述民事。夏正為切。而春秋明一王之大法。尊周為重。未可以為例也。曰諸家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以為商不改月之証。何歟。曰書缺有間矣。商之時制。固無從得而考。要之不可以例周。與其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即春秋以釋春秋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於此

獨不加論焉。亦以為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為冬。而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於言哉。掉。尾。韻。姿。中。具。俄。然。之。理。

較王守溪一辨覺後來居上筆更古折 梅公

確論不磨見理明也

